

抗戰文藝叢書

炮火中流亡記

中國文藝社主編

盧冀野著

藝文研究會出版
獨立出版社發行

抗戰文藝叢書

砲火中流亡記

盧冀野著

抗戰文藝叢書 砲火中流亡記

版 權 所 有	主編者	中國文藝社	實 價 二 角
	著者	盧冀野	
	出版者	藝文硏研會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總經售	重慶石門坎十八號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初版			

目 次

一	「八一三」的前夜	1
二	「回南京去」	3
三	「杭州第一次聽警報」	5
四	「人土爲安」	6
五	蕪湖三月	8
六	渡江人	14
七	離開後的蕪湖	18
八	南京雜憶	22
九	無爲二月	26
一〇	國難中的家難	34
一一	風雪裏安	40
一二	鳳皇頸之一日	43
一三	貴池與樅陽	45
一四	寂寥了安慶	51

一五	從香口到馬當	52
一六	程老祖母	58
一七	甘棠湖	60
一八	南昌一夕	62
一九	到了七年不見的武漢	64

一 「八一三」的前夜

我從北站走出來，只見一堆一堆的行李，箱籠，排列在行人道的兩邊。這一張極度緊張的上海的面容，在我眼前展露着。

這一天是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日。

當我在六月下旬離開上海的時候，鄭振鐸兄與我預先相約：「你是暨南大學的老教授，但每年招生都因為你在南京的緣故，沒有麻煩到你；今年……」「假使指定我坦

任什麼事，無論如何我准到的。我不答應麼便罷，答應了雖赴湯蹈火不辭的！惟院長之命是聽。」我帶着開玩笑的口吻回復了振鐸。後來學校定八月十一十二兩天舉行入學考試。振鐸約我在十日左右到上海。

虹橋事件發生了。南京許多朋友勸阻我不要動身。看看十日已到了，我堅決地偕同四弟繩——他今年在江蘇省鎮江中學畢業，到上海去考大學。——上了下午五時從京開出的特快車。在黑暗中經過真如，遙望校內幾星燈火，我不覺笑着對繩說：「朋友們一定認爲我不能如約而至了，但是我答應了的，非來不可！」

第二天，見了振鐸，又到何柏丞校長家中去了一趟。知道學校借徐家匯交通大學的校舍作試場，實在，在真如有相當的危險。

十一日這一天，很安祥的過去了，雖然，由吳淞來的人說同濟大學的入學考試在第一場舉行後，隨即中止；使考生安全回家。十二日，我正在試場監試時，三弟續從實業銀行給我一個電話，說：今天的消息，分外緊張，晚上不如到愛文義路九叔父那邊去住。——我們的九叔父石青

是滬光中學校的校長——同時你在各方探詢一下，免得走不出上海，還是預爲之計的好。」果然，到下午二時，許多考生的家屬來叫考生回去。有幾個女子從浦東來的帶着哭聲哀求她們的哥哥弟弟不要考完，立即跟她們回浦東。登時退出的就有一百多人。在五點鐘的時候，考試始畢。

十三日，大家聚集在愛麥虞限路中華學藝社的三樓上，開始閱卷，便陸續地聽見巨大的砲聲，從空中搖動，大家沉默着，埋頭閱卷，但是一顆熱刺刺的心只在胸前活躍着。這樣支撐着閱了兩三天的考卷。那天從窗間，看見我們的空軍出動，我不禁大聲喊道：「扣了我們這些時的捐，我們怨極了，今天才使我們滿意。從今以後我們纔樂意的捐！捐多些罷！」大家聽了都呵呵地笑起來。

二 「回南京去」

在大世界被毀之前十分鐘，我經過大世界。

當我過了金神父路之後五分鐘，金神父路又發現手榴彈。

◀這幾天電車與公共汽車已全部停止了，雖然可以步行

或乘人力車來往，但在砲聲中神經興奮的了不得。

報載敵機去轟炸首都。「家裏不知道要如何的驚慌了！誰主持一切呢？」三弟只在我耳邊絮聒着。九叔也打算將孀子和四個小妹妹送回南京去。他極力慫恿我走。

試卷業已全部閱畢。何柏丞校長和振鐸兄都勸我回去，振鐸說得好：「在後方多做些工作罷，不必留戀着上海。」因為抗戰的第一天，我曾說過：「這一次無論如何非要到前線去觀光不可！」

終於在二月二十八那一晚上，決定回南京的主意了。蔣建白兄爲我接洽好翌晨七時從西站開出第一班市府送眷屬的車。

坐摩托車到達梵王渡站以後，只見等車的人已如山海一般地擁擠着。老而強健的沈鈞儒先生很匆忙地走來走去，大家雖在逃避砲火，但精神上愉快地笑，掛在臉上，仰望我們的飛機翱翔於天空。

我腹中結撰了這麼一首「上海曉發」的詩稿：

「早知無噬心，稱兵必我奮。堵海畢設防，不掘於臨渴。一旦邊事生，其身焉能活。一家老幼多，匪余先

杭州第一次聽警報

免脫。位置處安全，余亦將釋褐。平生孫武法，所得僅毫末。閱世識窮變，窮亟始通豁。中國怒吼乎！士氣未可遏。」

三 杭州第一次聽警報

預定的路程是上海到嘉興，由蘇嘉路到達蘇州轉赴南京。可是車抵嘉興時，站上已有難民在四萬人以上，蘇嘉路的客車被擁塞得風絲不透，不知那一天纔得開出？

「我們還是往杭州再說罷！」我得了九孀的同意，便回到原車向杭州進發。

杭州人的膽量太小了，纔聽過幾次警報，已把杭州變成一座死城。車站出來，沿路的商店多已閉上了門，旅館也不營業了。「我們這一羣飄泊者往那兒去過夜？」真成問題。「我每年來游湖，不是住聚英嗎？不如到聚英去。」我想定了辦法，便逕往湖邊，果然得所。

跑了一晚，無法借得一輛汽車。聽說京杭國道的長途汽車，有明天試車的消息，連忙去謁見站長，「還不一定，不一定！」這是他的答復，磋商了很久，他說：「現

在只有兩張票，其餘都已訂出，明天早上你再來罷。」這一夜便不能安眠。

早晨五點鐘，我已到站了，居然購得四張全票，四張兒童票，我心中非常快慰。約摸到了七點鐘光景，「嗚嗚……」破空而來的這空襲警報聲，於我這是第一次聽到，因為大家穿的還是白色的夏布衫，不便立在外面，於是聚在一家牆角下邊。等解除已是九時二十分了。

在吳興到宜興的途中，有敵機一架低飛着跟定我們的汽車，座客都相顧失色。到了宜興，下車，吃飯，大家纔覺得輕鬆，可是換的一輛新車，駕駛遠不如原來的一輛，崎嶇起伏，顛盪得我心搖目眩，偶然看見田中一架被擊落的敵機殘骸，纔使我精神一振。

到下午五時，在過剛被敵機轟炸過的湯山，進了南京的中山門。

大雨纔洗過的街道，兩旁都是關了門的商家。只有我們的這一輛汽車獨行市中，我不禁低低地嘆了一口氣。

四 「入土爲安」

入 土 爲 安

我剛走進家們，警報聲又嗚嗚地響起來了。

拼擺了兩張方桌，加上一扇皮門，堆着兩三床棉被，我一家老幼都在這臨時避難室——桌子之下。母親，聽見我的步履聲，連忙要爬出來，顫聲地說：「是不是接了家裏的電報就動身了？」「沒有，我並沒有接到電報。」說話時，屋角上已有機關槍掃射聲，敵機已飛到我們的頭上了。「坐下來罷！」母親招呼我們到桌子下面。

第二天，朋友們聽見我回到南京，陸續來了好幾位。他們每人家裏正在築地下室，也都勸我就在院落裏造一座可以容二十人的小型的地下室。與瓦工說好建築費是八十元，添上五十元的砂和沙袋；在第五天的晚上已落成了。於是「竄地洞」成了我們每天必有的工作。

我集兩句古語作爲地下室的門聯。道：「見機而作」，「入土爲安」。朋友們反笑我有這樣的閑情逸致，誰知入土並不見安，在八月二十六日的夜間，敵機又從城東南角飛進來了。我的家住在門東，成爲敵機入城的要道。全家都坐在地下室裏，經過四五小時長的時間，遠遠的冬冬冬一發發的炸彈爆發聲時發。明早探詢消息，就有幾位相熟

的朋友家中受了轟炸。胡小石先生的願夏廬即其中之一。那許多陶器，和平生搜集的書籍，不知炸成怎樣了。我代他難受極了。

母親素來心臟衰弱，受不了這樣的震恐。

家駱從蕪湖來看我，我遂託他在蕪湖覓一住所，代租定下來。清棟和湛初舅的眷屬都已搬去了。有熟人互相照應着，正是遷蕪湖去唯一的理由。但，也有一種可笑的迷信的心理可說，「李淳風不是大預言家嗎？他將自己的骸骨指葬在蕪湖的青山，蕪湖的安全，李先生怕早已算定了！」——八月二十八日，移家到蕪湖羅家園二號。當日寫了一首絕句，便是後來「于湖雜詩」的第一首：

「青山埋得淳風骨，一廬爲氓百事安。說與慈親開口笑，于湖許作武陵看」。

五 蕪湖三月

八月二十八日早晨五時，從南京中華門出發。

八時的京蕪車開了，載去我全家老小，可是沒有載上了我。十七八件行李，到行李房裏去「結牌子」，從六時

結到八時，始終沒有結到。而月台上擠滿了客人，我年高體重的母親，被簇擁上了一輛貨車，婦人孩子們都已跟上去，纔立住了足，車便開了。我只得守着行李一直到下午五時，我趕到了蕪湖。

羅家開二十一號，我這寓所，走進去一條甬道，右手三間住房，一間廚房；牆早已變成黑色了。在未寒猶熱的八月（廢歷還是七月呢），住在這樣狹窄院落的屋子裏，實在有點受不了。可是安靜的蕪湖，還能使我們安心的度着日子，總比「入土」高明得多。

前方的捷報，一封一封的信寄到了。我非常的興奮，「難道我就這樣住下去嗎！」我老這樣的自問着。

得張佛千的信，知道他正在籌備辦東戰線的「陣中日報」。他希望我能去，可又知道我不能離開了母親。寫點稿子罷，於是我天天填詞，填一些紀載戰情的詞（現在編入「中興鼓吹」第二第三兩卷中）。

現在抄關於東戰場和北戰場的各一首：

「寶山之役——滿江紅

斗大孤城，竟一日化爲碧血。今又見田橫忠義，張巡

節烈，六百士當千萬敵，出生入死吳淞缺。聽子香奮臂一聲呼，君休怯！ 彈已盡，槍雖折，頭未斷，心還熱，況此城與我，存亡關切。有我不能寸土失，要知晉土堅如鐵！記姚營他日史書存，歌先發。

平型關大捷——滿江紅

奏凱平型，明日定靈邱先復。知左翼圍河傳檄，頑倭覆沒。況有中軍崞縣在，原平一戰風摧竹。踏扶桑三島海東頭，都沉陸！ 看捷報，書盈幅。歡笑裏，從頭讀。喜右鋒甯武，雄威相續。指日朔州收拾盡，雁門關外燐倭骨。會王師三路察綏邊，安然出。」

第八軍軍長黃達雲兄見了我的詞，必筆錄而去，砲火中的官兵，竟有不少讀者。佛千來信如此說，他仍希望我在前線去尋詞料。

這時暨南大學已開學了。我送繩弟去借讀安徽大學，仰兒入蕪湖女中，侃兒、位兒入中江小學。我打算在九月中旬回上海去教書，順便往我最熟習的地方——東戰場的前線去尋詞料，應不負佛千之約。

可是，九月十九日（中秋節）南京大轟炸，又震動了

我們的心目。一批批的親友也向蕪湖退却。振鐸的信也到了，他勸我不必冒這一路的危險，不如在後方做點工作。李清棟君（這時的鄰居，他住永德里一號）每星期由南京來蕪湖一次，他報告我許多戰訊，也主張我留住蕪湖。蕪湖，我已住了一月，這沉悶的城市，我真厭居了！

大約是十月二日罷，我們正坐在章柳泉君家中，忽然聽到警報，空襲警報才報了，接着放緊急警報，接着又聽到飛機聲了。轟……哦，轟炸機！「空東東……「呀，炸彈，炸彈！」這是在蕪湖第一次轟炸的光顧。事後探問，知道炸的是大橋飛機場。從此我們又不能安枕了。

在陶塘邊那一家同慶樓，蟹包上市了。下午，我們去嘗新。包子送上桌的時候，桅登跟著來了。「桅登」，這是蕪湖人所造的名詞，代替警報的稱呼。炸彈丟在飛機場上，包子鯁在胸口，這是最不愉快的一餐。在這次以後，我每到同慶樓，敵人的飛機必跟着就到，嚇得我不敢「同慶」了。這天的日記本上，我已署名「聽七十八次警報齋主人」了。

一個雨天的中午，我妹妹正姐，妹夫程柳南也帶着全

眷自祿口鎮到了。祿口是離南京九十里的一個鎮市，住着三四百家。柳南聽說全鎮只有防護的武器，手槍兩枝。也就不敢住下去了。我的表兄孫楚材也自雙溝鎮送眷到了。雙溝鎮在皖北，民衆的武力較祿口不可同日而語，但江南消息異常隔閡；因我舅父住蕪湖，遂父子同居。還有柳南的一位親戚王禹莊少將，他是「南京軍人」，武而能文，非常多慮。他把全家自南京城送至湖熟鎮，當日又自湖熟鎮送回南京城。明天送到鎮江，由鎮江又至如皋，終於也送至蕪湖。羅家閣，這一條「南京街」，住滿了我的親友，差不多每天要舉行一次「時事座談會」。

南陵學生陳璞珊，他希望我移家去。冷耀黎君說：涇縣在萬山中，要住皖南，涇縣最好。因轟炸次數的增加，蕪湖的寓公不免漸漸動搖起來。在第一次轟炸之後，我就接得各方的電報，問我們的行止。不過我仍然主張安靜，聽取前方的情報，也是住在蕪湖第二月的生活。

蕪湖女中校長倪健飛君與我過從最密，他每天由鐵鎮巷本部，走到東門新校舍的二部，很安詳的處理校務。路過我的寓所必來報告他所聞於地方政府的消息。我有時也